

洪狀元煙臺舊事

張或弛

北門學士二度孽緣

賽金花從小愛喫豬油、蔥菜拌的「狀元飯」，二八年華果然就嫁了個「羣仙領袖、天子門生」的狀元郎。莫看科舉時代每隔三年就有一位狀元郎大魁天下，四海名揚，要在舉國數萬舉子之中考這個第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出身那還真不簡單。尋常百姓家要出一名秀才，還得兼而具備「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這五項條件，何況自古即有「窗下莫言命，場中莫論文」的說法，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者流，也未必見得每考必中。要得個在瓊林宴上坐首席的狀元，那還得另外加上四項憂憂乎難哉的「四全其美」，是即為：

- 一、累代陰功積德。
 - 二、一生見色不亂。
 - 三、京中人情熟透。
 - 四、文章頌揚得體。
- 這豈是凡夫俗子，酸儒書蟲所可以達得到的

？由而也可知狀元一銜得來是多麼的不容易。

單說這位晚清末年舉國花魁所釣到的狀元金龜婿。歷朝科舉，首推江蘇蘇州人才鼎盛。自清朝定鼎北京，開科取士，從順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到同治七年戊戌（一八六八），二百二十二年間，連同恩科在內，一共出了九十八位狀元郎。江蘇一省便在九十八位狀元之中佔了五十五位，而蘇州一城僅祇城區卻又在江蘇五十五位狀元裏佔了十六個。極盛期如乾隆朝，蘇州一城有五個狀元，內中還有一位錢湘沔更是不折不扣的三元及第，亦即連中解元、會元和狀元，嘉慶年間還有吳廷琛和吳信中，外加上嘉慶十六年殿試第二、三、四名榜眼、探花、傳臚都落在蘇州城裏，道光年間只出了一個吳鍾駿，咸豐一朝蘇州人爽性全部脫科，僅得一名探花潘祖蔭而已，所以到了同治三年的這一科上，蘇州人莫不引頸翹盼，希望打破這個狀元荒廢已久的局面，果不其然，這一科便由蘇州圓嶠弄裏苦讀的洪鈞中了，怎叫蘇州人不額手稱慶，歡欣若狂？

洪鈞，字陶士，號文癖。書香門第，家境寒素，他的祖上三代未嘗顯達，曾祖父洪士樹是個候選州同，即使真選上了也不過是一名佐貳官，相同於時今一個普通市的副市長或主任秘書，何況他始終不曾獲選。祖父洪啓立以一名國學生終，父親洪垣也祇得了個候選從九品，——尚未選上的起碼官。所以圓嶠巷洪家，確以洪鈞光大門楣，三代俱因之而顯。

洪鈞自幼苦讀，學識淵博，為人相當的正派，而且很懂人情世故，肯於熱心助人，在江南名士之中，名氣十分響亮，交遊允稱廣闊。除了舉子業而外，他又精研史論，專攻元史，把一部綱鑑，讀得滾瓜爛熟。他曾立志「搜異域之軼聞，訂中國之傳史」，於是到處搜羅考訂元人官私書，以及關係元史的諸紀載，冀能補正明修元史之荒率。可是正由於他在這一方面太鑽牛角尖了，以致誤購贗圖，誤國誤己，往往白白的賠上了十條性命，引起中俄之間莫大的交涉。

因為家境並不富裕，洪鈞在未顯達前，曾經

入於人幕，遠赴山東煙臺，在當地的道臺衙門裏充任司書。他矢志上進，勤於攻讀，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參加無謂應酬，道署上下都誇獎他是一個前途大有可為的好青年，然則，像他這樣的循規蹈矩，毫無不良嗜好，律已嚴，行事正，本刊前期所載的樊樊山（增祥）那首「彩雲曲」裏，又怎會有突如其來的：「情天自古多緣孽，舊事煙臺那可說」那兩句詩呢？

原來，在煙臺的那一段時期，洪狀元畢竟仍有他「不可告人」的另一面，形成了他往後始終耿耿于懷的一大隱痛，一腔悔咎。念茲在茲，走入魔，從而締結了他和賽金花的二度孽緣。

微時恩憐貴後拋却

走馬章臺，浪跡平康，清制對官府懸為厲禁，但是為官府所聘僱的幕客，卻反倒不在禁止之

列，洪鈞在煙臺道臺衙門的那些同僚，愛好這一調調兒的不可不在少，不時的以逢場作戲，消解客居寂寥為詞，一個勁兒的拖那少年老成的洪鈞淌渾水。洪鈞終是面軟心熱，不由自主的也就勉從衆，一腳踏進迷魂陣，銷金窟，逛起了花街柳市，留連在酒樓妓院。

平時越是自持，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一旦面臨粉白黛綠，鶯鶯燕燕，洪鈞便越發的目迷五色，心裏搖搖。少年子弟，血氣方剛，真箇銷魂，反倒有如陷身泥淖，再也拔不出來。不過洪鈞總算祖上有德，自己還有幾十年的好運道。他所迷戀的一名妓女，竟是風塵中慧眼識人的奇女子李諤如。

李諤如花名新燕，她長得有多美？讀者不妨參閱本文附刊上圖賽金花初嫁狀元郎時的這張全身照片。因為，樊樊山、「孽花海」的作者曾孟樸，和洪鈞自己，都認定了賽金花便是李諤如的投胎轉世。據曾孟樸所引洪鈞作的定情詩，其中便有：「忽憶燈前十年事，煙臺夢影浪淘淘」，「靈籥孤負前生約，紫玉依稀入夢時」，「青衫痕漬隔年淚，絳燭心留未死灰，腸斷江南歌子夜，白鬼飛去又飛來」……這一類哀艷悱惻，回首前塵的佳妙雙關詩句。

以「忽憶燈前十年事」為證，可以考出洪鈞和李諤如的那一次決裂，時在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七月，洪鈞充任山東卿歧正考官的時候，途經煙臺，和李諤如匆匆一會，由於節節薄倖，悔了情臂之盟，李諤如方始憤而投水自殺，自此洪郎、李妹，遂成永訣的。



姑蘇女子如瓊英

水上桃花。湖中秋藕；
賽金花初嫁洪狀元時。

這位煙臺名妓李藹如，既能慧眼識人，又復本性慷慨，一往情深，她跟洪鈞要好，相信他將來必定出人頭地，飛黃騰達，因此連人帶心，全都放在他的身上，江蘇銅山產的美貌妓女，願與蘇州圓嶠巷的洪鈞，花開並蒂，枝接連理，永生永世相厮守，說不盡的甜言蜜語，海誓山盟。李藹如近朱者赤，受了洪鈞的影響和調教，她也懂得附庸風雅，知書識禮起來，爲使洪郎歡喜，她在閨房裏擺起了古董字畫，學奏古瑟，兼及瑤琴，靠那頻年賣笑生涯的積蓄，她給洪郎佈置了一個「紅袖添香伴讀書」的溫柔鄉。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癸亥會試，洪鈞亟於回籍赴考。可是他當一名幕客，束脩淺薄，平時還要接濟家用，應付自己隻身在外的開銷，一時間籌措不出這筆旅費，難免日處愁城，長吁短嘆。李藹如冰雪聰明，她嘴裏不說，卻早將洪郎的一肚皮心事摸了個透澈。於是她代爲暗中準備，湊集私蓄，典賣簪珥，好在由煙臺到蘇州，所費無多，因此，臨到行期在即，洪鈞喜出望外的發現，李藹如什麼都替他打點好了。洪鈞不是王三公子，他之嫖院，又能在李藹如身上花得了幾個錢，居然贏得佳人青睞，助他仕進，對她實有訴說不盡的感激。輕憐密愛，萬般難捨，他躊躇滿志的買棹歸去。舉人在望，前程無量，何況他先已贏得了李藹如的芳心，他鄉故知，久旱甘霖，尤其是，洞房花燭反倒提前在金榜題名之先舉行。怎不教洪鈞春風得意，笑口常開？

人逢喜事精神爽，三場完篇，筆飽墨酣，胸中才學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一科洪鈞高高的中了

舉人，和他同榜的，往後都是晚清政海文壇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如汪鳴鑾、吳大澂、吳大澂、吳文桂、費念慈和陳名珍。

俗話有道是「窮秀才，潤舉人」，士子中舉，風光大不相同，又謂：「一輩舉人三代爺」，舉人的父親得稱老爺爺，自己是老爺，兒子成少爺。要錢，有人送錢，見官，可以平起平坐，有了做官的資格，也可以擔任書院的山長，再去應試進士，旅費都由朝廷發給。洪鈞中了舉人以後，他在蘇州家鄉耽了一段時期，忘不了李藹如的一段恩情，便再去煙臺，和李藹如母女二人賃屋而居，非正式的設了小公館。也就從這個時候起，李藹如花自己的私蓄，脫籍從良，離了妓院，不再過那生張熟魏，投懷送抱的迎門賣笑生涯，她一心一意限定了洪鈞，只等有朝一日洪郎成進士點翰林，那她就能鳳冠霞帔，呼奴叱婢的當起官太太來。

休歌金縷莫買馬騮

將近四年，是李藹如一生之中最幸福美滿的時期，洪鈞的收入增加，儘顯得了蘇州老家和煙臺小公館兩處的開銷。小倆口子就差等洪鈞成了進士再交拜天地，鴉鵲雙雙，如膠似漆，郎才女貌，前程似錦，李藹如的天大幸福，終身有靠，可把煙臺的青樓女子爲之羨煞了。

於是到了同治七年戊辰，洪鈞胸有成竹，與高采烈的進京赴試，李藹如和她母親把他一直送到駛往天津的輪船上，囑咐了又囑咐，叮嚀了又叮嚀，依依難捨，無限離情，然後兩母女回到家裏去守候佳音。

洪鈞居然中了狀元，李藹如兩母女真是大喜過望，連連的叩拜上蒼，庇佑洪郎，多年夙志如願以償。自此便在家中等待狀元郎派人前來迎接。然而，偏偏這兩母女事與願違，煮熟了鴨子飛了。洪鈞一心更上層樓，資緣富貴，就在李藹如母女盼穿了眼時，他衣錦榮歸，回到蘇州，跟門當戶對，在朝中頗有勢力的何侍郎小姐，匹配良緣，成爲佳偶。

李藹如兩母女還在望眼欲穿的苦等洪郎歸來，然而，春去春回，年年月月，依舊是消息杳然，四處打聽，所得到消息卻是洪狀元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他中狀元後授職翰林院編修，方兩年便外放提督湖北學政，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四年任滿還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才補行散館，又派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年派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三年任穆宗毅皇帝（同治）實錄纂修官，五年充功臣館纂修，同年七月狀元郎又經朝廷派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李藹如好不容易把她心上人盼到山東來了，然而，他此行卻是朝廷欽派，官儀儼然，而且，時間也在他倆洒淚相別的十二年以後。

不知是洪狀元有心安排，還是無意巧合，他從天津坐輪船赴煙臺青島，再折向濟南。途中就得在煙臺停一霄。而在那一霄之中，冒着夫人質問，朝廷罷劾的雙重危險，輾轉央請船上買辦探悉李藹如的新住處，把她約到船上來見一次面。當李藹如驟然獲知洪郎遣人來接，癡心妄想的她還以爲洪郎果然不負棄昔之約，她打扮得花枝招

展，眉開眼笑的去會洪郎。可是她一見到了洪郎，洪郎卻絕口不提往事，祇是殷殷問好，緊接着便從袍袖裏取出一張白銀二千兩的莊票，洪郎說道：

「賢妹待我的一片恩情，自當永誌不忘。可是如今我身為朝廷命官，礙在官常，確有很多不便的地方，還得請賢妹原諒。這區區二千兩，祇不過是我在聊表謝忱，務請賢妹笑納。」

一聽他說了這話，李諒如恰似「分開腦心八引骨，澆下一盆冷水來」，滿腔熱望成空，十二年苦守化作南柯一夢。當時的李諒如先已聽得呆了癡了，待她回過了神，真是所謂的「龍頭劈浪鳳簫哀，展盡芙蓉向月開」，她憤悲交集，急怒攻心，再也顧不到「洪大人」的體面了，李諒如三把兩把的將二千兩莊票撕成粉碎，搶出艙外，拋擲入海，經海風一吹，變成了翩翩蝴蝶，飛向半空之中。與此同時，她自己也決意了此殘生，搶着搶着越過欄杆，往大海裏一跳。

這一跳，差點便是人命一條，洪鈞固然大驚失色，極口呼救，輪上的水手和海面的舢板也是撲臂爭先，亂成一團。李諒如總算被救起來了，她默默的由舢板上碼頭，自始至終沒有回過頭去再看負心的洪郎一眼。這個時候，洪鈞唯有淒然覘欄，背人彈淚，正如他那首定情詩中所謂的：

「只有傷心說不得，覘欄吹斷碧參差！」

麥華故劍蘇小鄉親

但是這個令人同情太息的故事還沒有完，李

諒如青衣淚漬，心同槁木死灰，連帶她的母親也為之悶悶悒悒，不久她母親得了病，李諒如弱質紅顏，無依無靠，她也一根繩子上了吊。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祇此便是洪鈞一輩子裏的唯一不盡憾恨，——古往今來，這循環果報之事未必果有真，但卻不可信其無。至少在洪狀元辜負美人恩的這件事上，洪狀元所得的「報應」，便足以令人警惕與歎息。畢竟「抬頭三尺有神明」，這虧心事是萬萬做不得的。

就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四）十月初九，蘇州周家巷一個姓趙的人家生下一個女兒，名叫趙彩雲。這事乍看起來跟洪狀元一點都牽扯不上關係。因為趙彩雲的父親與人合開當舖，後來因為賠累不堪而倒閉。逼得讓自家的獨生女小小年紀便淪為娼妓。而在這一年上，洪狀元正充任提督湖北學政。距他的出生之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要遲三十六年之久，所以，當年洪學臺洪大人英年三十六，在他掄元的六年後，洪鈞比趙彩雲足足的大了三十六歲。

趙彩雲，便是往後的富彩雲、博彩雲、賽金花、洪趙孟鸞或夢蘭。她的家庭如何，家境怎樣？為什麼會淪落為娼，成了蘇州花船上的清倌人？凡此種種，中外雜誌上期的「彩雲曲」專輯，已由賽金花本人現身說法，詳加敘述，本文可以略而不贅，不再細表。祇是，關於洪狀元的煙臺舊事，以及洪狀元與賽金花初次相逢的情景，清末進士，民國後任過江蘇省政府政廳長及財政廳長的曾孟樸（樸）先生，他是當代名政論家曾

虛白先生的尊翁，又復是洪狀元的世侄（曾孟樸先生的尊翁與洪鈞有八拜之交，係其義弟），同時洪狀元更是曾孟樸先生闈師的老師，得算曾孟樸先生的大老師，他比賽金花小三歲，早在北京任職內閣中書的時候，就經常出入洪府，和賽金花常時見面，並且稱她為「小太師母」，所以，由曾孟樸先生所作關於賽金花的描寫，當然是比較可靠的。

根據曾孟樸先生的描寫，洪鈞大魁天下，衣錦還鄉，回到蘇州過上海時，便有和他在當時號稱海天四友的吳大澂（憲齋）、汪鳴鑾（柳門）、曾之撰（君表），還有一位知己好友陸潤庠（鳳石）同來約他喫一席花酒，替他接風洗塵，這席花酒就擇在龔定庵的兒子龔橙（孝拱）一名下堂愛妾褚愛林家裏。據褚愛林說：龔橙雖然是名父之子，但卻性格古怪，跟他老子在學問上開翻。就此輕易不大回家。有個哥哥，也是不通音問，家中還有老婆兒子，他又不理。他一輩子不用家中一文錢，生活全靠朋友接濟，還曾一度擔任英國公使威瑪的幕賓，後來他和威瑪也開僵了，拂袖而去，就祇好變賣古董字畫渡日。龔橙一生所愛，唯祇一妾褚愛林，所以他曾自號「半倫」。卻是臨到衣食無着，他便連這半倫也無法保有，狠狠心腸，命她自去求生。褚愛林迫於無奈，遂在蘇州之茅閣巷，做起了半開門式的娼家來。

樓上玉人波頭桃葉

曾孟樸記洪鈞被四位好友邀到褚愛林家裏，這位龔公子的下堂妾初相見，他說：

「跟着那人跨進那房中堂，屋裏面高叫一聲：『客來！』下首門帘掀處，有一個靚妝雅服二十來歲的女子，就是褚愛林，滿面含笑的迎上來。文卿瞥眼一看，暗暗吃驚，是熟識的面龐，祇聽愛林清脆的聲音道：

「請洪大人房裏坐。」

「那口音益發叫洪鈞迷惑了，文卿一面心裏暗付，愛林在那裏見過？一面已進了房。」

接下來，曾孟樸先生便直接點入煙臺舊事了，他說：

「（文卿）一屁股就坐在廂房裏靠窗一張影木書案前的大椅裏，手裏拿起一個香楠匣的葉小鸞紋眉小研在那裏撫摩，眼睛卻祇對着褚愛林呆看。陸潤庠笑道：

「文兄，你看主人的風度，比你煙臺的舊相識何如？」

愛林嫣然笑道：

「陸老不要瞎說，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姐比，真是犬比鷄矢了。洪大人，對不對？」

「文卿頓然臉上一紅，心裏勃的一跳，向愛林道：

「你不是傅珍珠嗎？怎麼會跑到蘇州，叫起褚愛林來呢？」

愛林道：

「洪大人好記性，事隔多年，我一見洪大人，幾乎認不真了。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她一片苦心。」

「文卿忸怩道：

「她到過北京一次，我那時正忙，沒見她

。後來她就回去，沒通過音信。」

「愛林驚詫似的道：

「洪大人高中了，沒有討她嗎？」

「文卿變色道：

「我們別提煙臺的事。我問你……」

以下的那一問，與本文無涉，不必再提。由以上的一段敘述。可知輿橙之妾褚愛林原名傅珍珠，至少也曾任煙臺的妓院中就過。而且，洪鈞和李諤如（新燕）的郎情妾意，早有白頭偕老之約，在煙臺歡場之中是盡人皆知，傳為佳話的。同時，洪鈞畢竟也很坦率，他承認自己中狀元以後，一往情深的李諤如還曾千里迢迢上北京找過他。祇是當時他已另訂良緣，而且李諤如登門求見的那個場面一定很尷尬，所以他才萬般無奈的擋了她的駕，使得「斷腸人咫尺天涯！」

另一個曾孟樸先生着力描寫，頗為感人，大有賈寶玉、林黛玉初相見之致的場景，是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的清明佳節，洪鈞因為母喪，正在家裏守制，卻把知己好友謝家福（緩之）、潘增那（順之）、費學曾（佑康），誣上了花船，後來又到了一位洪鈞同衙門的後輩汪鳳藻（芝房）。汪鳳藻煞費苦心給他叫個局，於是賽金花（當時還叫傅彩雲）就非常湊巧的在這時候登場亮了相。這一段生動而精采的敘述如次：

汪鳳藻點點頭道：

「『噫，我曉得了，老前輩是金殿大魁，必須個蕊宮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說着，仰仰頭，合合眼，忽拍手道：『有了有了。』

衆人問：『是誰？』

汪鳳藻道：

「『噢，怎麼這個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郎才女貌，你們倒想不到？』」

「衆人被他開糊塗了，文卿倒也聽得呆住了，在座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胡蘆裏賣的甚麼，正要聽他下文。汪鳳藻忽望着窗外，一手指着道：

「『哪，哪，那岸上轎子裏，不是坐着個新科花榜狀元大郎橋巷的傅彩雲走過嗎？』」

瓜字初破却扇之夜

「文卿不知怎的，聽了『狀元』二字，那頭慢慢回了過去。誰知道這頭不回，萬事全休，一回頭時，卻見那轎子裏正坐着個十四五歲，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臉若桃花，兩條欲蹙不蹙的蛾眉，一雙似開非開的鳳眼，似會相識，莫道無情，正是說不盡的體態風流，豐姿綽約，文卿一雙眼睛，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來，心頭不覺小鹿兒撞，說也奇怪，那女郎一見文卿，半面靠着玻璃窗，目不轉睛的釘在文卿身上。直至轎子走遠看不見，方各罷休。」

形容這一對「前世冤孽」初相會的情景，曾孟樸先生說：

「彩雲扶着個大姐走上船來，次芳暗叫大家不許開口，看她走到誰邊？彩雲的大姐，正要問那位叫的？只說得半句，被彩雲啞了一口道：

「『蠢貨，誰要你搜根問底！』」說着，就撇了大姐，含笑的推到文卿身邊

，一張美人椅上並肩坐下。大家譁然大笑起來。

謝家福道：

「『奇了！好像是預先約定似的。』」

「潘增那笑道：

「『不差，多管是前生的舊約。』」

「汪鳳藻便笑着朗吟道：

「『身無彩鳳雙長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文卿本是花月總持，風流教主，風言俏語，從不讓人。不道這回見了彩雲，卻心上萬馬千猴，又驚又喜，聽了潘增那說是前生的舊約，這句話更觸着心事，任人嘲笑，只是一句話掙不出。就是彩雲自己，也不解何故？踏上船來，不問情由，便一直往文卿身邊。如今被人說破，倒不好意思起來，只顧低着頭弄手帕兒。文卿無精打采的搭訕着，向謝家福道：

「『我們好開船了。』」

「謝家福就吩咐一面開船，一面在中艙擺起酒席來，眾人見中艙忙着調排桌椅，就一擁都到頭艙去了，有爬着欄干上看往來船隻的，有咬着耳朵說私語的。文卿也想立起來走出去，卻被彩雲輕輕的一拉，一扭身就往房艙裏床沿上坐着。文卿不知不覺，也跟了進去，兩人並坐在床沿上，相偎相倚，好像有無數體己話要說，只是我對着你，你對着我的痴笑。歇了半天，文卿就兜頭問一句道：

「『你知道我是誰麼？』」

「彩雲怔了一怔道：

「『我很認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來。』」

「文卿就細細告訴了她一遍，彩雲想一想，

說：

「『我媽認得金大人。』」

「『受青道：

「『你今年多少年紀了？』」

「彩雲道：

「『我今年十五歲。』」

「文卿臉上呆了半響，卻順手拉了彩雲的手，耳竇撕磨的端相的不了。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裏唸道：

「『當時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

彩雲看着，暗暗吃驚，止不住就拿着帕子替他拭着淚，說道：

「『你怎的沒來由哭起來？』」

「口雖如此說，卻自己也一陣透骨心酸，幾乎也哭出來。文卿對着彩雲，只是上下打量，低低唸道：

「『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

「彩雲，我心裏只是可憐你，知道麼？』」

「彩雲摸不着頭腦，卻趁勢就靠在文卿身上道：

「『你只管傷心做什麼？回頭等客散了，肯到我那裏去坐坐麼？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

這一夜，就是洪狀元和賽金花的卻扇之夕，「芙蓉帳暖日高起」了。

彩雲易散琉璃何脆

曾孟樸先生寫他太老師與小太師母的前世冤孽，一段旖旎風光，算是大膽露骨的了。因而

使後世之人大都相信，賽金花是煙臺妓女李諒如的投胎轉世，往後他更用白描筆法，把賽金花所施予洪狀元的現世報，寫得相當的難堪與悲慘。

自從光緒十二年清明佳節洪賽一見如故，賽金花當夜減髻留客，點了「大蠟燭」以後，他們倆明來暗往的關係維持了將近十個月。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正月十四，芳年十六歲的賽金花被洪狀元迎娶入門，充任妾侍，這一年的五月洪鈞便簡派為出使俄德奧法四國大臣，賽金花以妾侍瓜代正室夫人，隨同洪鈞放洋。她在輪船上由洪鈞為她延師習德語，方懂了些皮毛，便利用乃師——一名美艷的虛無黨徒向洪鈞設局敲詐的機會，虛報金額中飽入己。到柏林後她一面大肆活動，招蜂引蝶，一面與侍役阿福相苟且，由阿福「李代桃僵」幫洪鈞生了個女兒德官，又邂逅德國青年軍官瓦德西，鬧得穢聲四播，不堪入耳。洪鈞任滿回國，歸途中又與船長質克春風一度，使一名發現秘密的老人家公然大發牢騷，有道是——「哼，外國大！船主！外國人能賣幾個錢？船主又生幾個頭幾隻臂膊？不要現世了，我倒要問問他，昨天夜裏做的是什麼好事？噫，我在艙面裏，聽了一夜嘍！我弄壞他大鑿間的一隻玻璃杯，他倒不答應！那麼他弄壞了我們的公使夫人，就不要緊啦！」

洪鈞和賽金花的夫妻關係，只維持了六年。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八月，洪鈞因為上了洋人大當，錯買中俄邊界地圖，致使清庭在中俄交涉上喫了大虧，被人參劾指責，鬱鬱而死，得年才五十五歲。他死後，賽金花先則伴靈回吳，繼

而中途捲逃。翌年她二十三歲時，用狀元夫人的銜頭張艷幟於上海，丟盡洪家的臉。同時蓄戲子孫三爲其面目，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她更遠赴北京天子腳下開設第一座南班，嗣後便在天津兩地賣淫。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拳亂，瓦德西榮任八國聯軍統帥，舊侶重逢，戀奸情熱，也曾利用她和瓦德西的特殊關係救了不少北平的官紳百姓。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她終於被人「扳倒」，因蓄妓鳳鈴被虐而死或謂自殺就逮下刑部獄，旋又押解回返蘇州原籍。次年又在上海開書寓，兼做華洋客官生意，又一年後她三十六歲，曾經嫁給滬寧路的一名職員曹某，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賽金花唯一的女兒德官死去。民國二年曹某一死她又成寡婦，同年結識國會議員魏斯靈。七年三嫁，正式成爲魏夫人。民國十一年她母親與三嫁丈夫魏斯靈雙雙病逝，她乃與義僕顧媽苦苦渡日，二十二年病歿，得年六十五。北平各界人士葬之於陶然亭。

這便是賽金花和洪鈞結識後的平生概略，其間詳情，還得看中外雜誌所刊的「彩雲曲特輯」，至於賽金花的自述有沒有虛僞不實成份，或者是猶須加以補充，當俟刊畢再行搜集資料，執筆爲續。

至於本文主人翁洪狀元的身份，可謂相當的悲慘和淒涼，他死在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衙門行走任上。遺有「元史譯文證補」一書。僅得何氏夫人所育的一子，名洛，字兆東，當過工部郎中。洪洛在他父親死後不久也溘然長逝，洪狀元就此絕了嗣。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鈕先銘著

定價新臺幣貳拾捌元請即購閱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感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彩，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完成了曾經在「中外」、「春秋」兩雜誌連載多時的「還俗記」。承其交由本社作「中外文庫」第四種出版，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為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共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本書現已出版，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